黑龙江日报
2022年9月5日 星期一
副刊 北国风

湿地中的水禽。

主编：文天心
责编：曹 晖
执编/版式：毕诗春
美编：倪海连
投稿邮箱
hljrbbsc@163.com

富裕有个观鸟胜地

□秦勇

前几天，我在手机上看到有一位家乡人发布了一个视频，两只大雁领着6只雏雁在湖边嬉戏。仔细一看是在我的老家富裕县小河东村的大碱泡子里，这个场景像一块磁铁把我给吸引住了，我反复看几遍，多年不见的大雁又回到老家生儿育女、繁衍生息了，我要回家看看。家乡的大碱泡子，2011年就变成了富裕县龙安桥（龙腾）湿地公园，2014年批准为省级湿地公园，2015年晋升为国家湿地公园。位于乌裕尔河东岸，与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隔河相望，现已是国家4A级湿地旅游景区。

A 回老家看鸟

一晃，离开家乡已经30多年了，家乡的地、家乡的水、家乡的草、家乡的苇……在我的脑海里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。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每到春季，水鸟开始产卵了，人们就到河套、湿地里去捡鸟蛋，每天每人都能捡到一些，有大雁、野鸭、苍鹭、骨顶鸡等水禽的蛋。那个年代人们没有保护鸟的意识，捡鸟蛋、杀野鸟渐成了风气，后来国家林草部门加大保护力度，人们也渐渐地增强了保护意识，如今再也没人伤害这些鸟了，渐渐地各种大型水禽也越来越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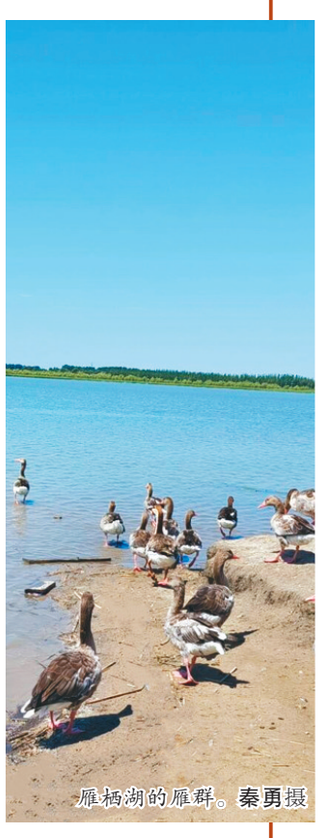
前不久，我回到老家小河东村的龙安桥湿地公园。老天好像和我有缘，特意安排一块厚厚的乌云把太阳给遮住了，虽然没有光的照射，可天气还是闷热的。

龙安桥湿地公园，占地面积1836.5公顷，湿地率91.3%。湿地里有龙泉湖、雁栖湖、野鸭湖、天鹅湖、鹤翔湖等5大湖泊。一条宽4米、长14000米的木制栈道，栈道旁边还有宽30米，长10000多米的河沟，把5个湖泊连接起来。远看两个通道像在湿地里比翼齐飞的两条巨龙，又像在湿地里爬行的两条藤蔓，那5大湖泊就是结在藤蔓上的果实了。

人们旅游可以在栈道上步行赏景，也可以乘坐观光车行驶在栈道上观看，还可以乘坐游船在湖面上游览，可看到两岸的景色，就像置身在美丽的画中。

在景区的鸟类专家程万军和服务区的护鸟员李锁安陪同下，我们乘坐观光车去观鸟。栈道两侧不远处就有一块宣传板，上面写着“保护候鸟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”。

我们先到了雁栖湖。一下车，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呆了，湖边周围长满了芦苇，湖岸有一排排高大的柳树，像一个个守湖的哨兵。清清的湖水，平展的湖面，椭圆的湖形，远看就像镶嵌在大地上的一面镜子。整个天空似乎都装到了里边，水面上浮游着一只只大雁，就像一艘艘在水面荡漾的小船，微风时不时传来大雁的嬉戏声。我数了数这个雁群大约有100多只雁。



雁栖湖的雁群。秦勇摄

在湖的岸边有一对大雁领着5只小宝宝正在岸边草地上吃草，我快步跑到近前，急着给它们拍张全家福，雏雁见人飞快地钻进了草丛里，有两只大雁不但没飞，扇动着翅膀，张着大嘴，发出嘶哑的叫声向我扑来，恨不得把我吃了，吓得我赶快躲开。大雁为了保护自己孩子，不顾一切，可见它们母子情深啊！

据工作人员吕艳杰介绍，在雁栖湖周围的苇草里，每年都有20几只大雁在这里筑巢，它们的巢一般都在离湖很近的旱地上，周围都是苇草，是很隐蔽的，在巢穴旁边能看到大雁和雏雁从巢到湖踩踏的小道。秋季一到，小雁羽毛丰满，大雁领着它们就开始南下过冬，来年开春，冰雪融化大雁又会领着小雁飞回来。

B 人工建巢引来东方白鹳

在湖的东侧不远处有一个用彩钢瓦制作的房子，房子前边还搭建一个木制的平台，这是专为不愿意去南方的大雁准备的，它们可以在这个房子里过冬，专有工作人员喂养它们。

我们又来到了野鸭湖，野鸭湖是在雁栖湖的南侧，东侧是鹤翔湖，挨着鹤翔湖是天鹅湖，它们之间距离不到一公里。野鸭湖北侧有一个木制的蘑菇形观景台。站在观景台上我们看到野鸭湖中的白鹭、花脸鸭、凤头潜鸭、红嘴鸥、骨顶鸡等十几种水鸟，它们有的在湖的上空翱翔，有的在湖中游玩，时不时还能听到它们的鸣叫声。

程老师用手指着在水中游的一只水鸟说：“有些鸟在附近是看不到的，它们都躲在远处草丛中。”说着他从兜子里拿出一个高倍望眼镜，架在平台上，让我们观看。我看到在野鸭湖的南侧，离我们有一千多米的距离，有一只苍鹭站在湖边一动不动，因为它习惯缩着脖子等着觅食，人们都习惯的叫它“缩脖老等”。不一会，就看它脖子突然伸了出来，尖尖的嘴，像离弦的箭，伸进水里叨出一条鱼来，它没有吃，衔着鱼飞走了。程万军说：“这些水鸟筑巢不在湖里，大部分都是在湖的周围密集的草丛里。”

观景台北侧有一片茂密的芦苇，一望无际，像广阔的天空一样，里边能看到星星点点的小水面，如同天上飘的白云。在远处有一个用枯苇筑的鸟巢，特别大，像大笸箩一样，不知道以为是一堆枯草，细看是个鸟巢。程老师告诉我那是丹顶鹤的巢，往年只能看到丹顶鹤在这里飞来飞去，就是看不到它们在这里筑巢。今年有一对丹顶鹤在这里安家了，还产了两枚卵，孵化出幼雏三个多月就会飞了，两只丹顶鹤领着孩子不知飞到哪里去了，有时它们也回来看看。

程老师又把望远镜搬到观景台的北侧让我们观看，北侧是一人多高的苇草，平展展、绿油油一片，像铺在水面上的绿色地毯。远处隐隐约约能看到有几个黑色东西，用望远镜才看清楚，原来是八棵枯树，有一房子多高，树叉上是用树枝和绒草筑的巢。程老师告诉我们，那些鸟巢是园区2018年仿照东方白鹳的巢用人工建造的，为了“筑巢引凤”啊！巢建成后一直空着。去年给我们一个惊喜，一对东方白鹳真的在这里落户了，还产了四枚卵。今年又有两对在这里入住。这些人工建造的巢，成了景区一道最靓丽的风景。程老师说：“那两只小白鹳也会飞，到了秋天它们的羽翼更加丰满，就会和父母离开这里，飞向南方去越冬，来年春天它们还会回来的。”

湿地上鸥鸟翔集。秦勇摄

C 保护水鸟的家园

在往回走的路上，遇见两个人在一个河沟子里钓鱼，护鸟员立即上前阻止。“这里的鱼都是喂鸟的，你们钓走一条，鸟就少吃一条，没有鱼鸟怎么生存啊！”

程老师说：“保护湿地里的鱼，保护湿地里的水草，保护湿地里的树木，就是在保护水鸟的家园啊！它们和其它动物一样，没有吃的，没有住处，就会离开这里的。”

程老师给我们介绍，湿地公园先后建立了两处科研监测站。配备了双筒望远镜、照相机、监测车、监测船等设备。据统计龙安桥湿地公园有鸟类17目47科241种，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有丹顶鹤、白鹤、白头鹤和东方白鹳4种，有国家二级保护的鸟类大天鹅、小天鹅、灰鹤、毛脚鵟、白瑟鹭等35种。

公园董事长蔡喜利说：“龙安桥湿地公园始终坚持‘尊重自然，顺应自然，保护自然’的原则进行建设。我们要让这里的天更蓝、地更绿、水更清、鸟更多、景更美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、协调发展。”

将要离开龙安桥湿地公园时，一群大雁排着队从我们的头顶上空飞过，目送着大雁远飞的身影，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。

烟雨故乡行

□张子焕

“漠漠轻寒上小楼，晓阴无赖似穷秋。自在飞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。”

昨晚下了一夜的雨，时而润物无声，时而淅淅沥沥，时而倾盆而下，宛若美丽的姑娘在舞蹈，极美、极富节奏和动感。而今日的天空依旧像一幅大幕，铺满苍穹，被水浸透，似乎随时可以倾洒点点甘露，惠泽人间。来到克山县爱民湖时，因为雨正劲，游人不多，清清的湖水、优美的回廊、娇艳的花朵，还给克山县城一份恬静，一份安详，一份低低的呢喃。

人们经常形容如下美景：“秋北京，夜上海，雾重庆，雨桂林。”因为烟雨中的桂林，像一个神秘的女子，身披乳白色的雾纱，飘飘渺渺，若隐若现，恍然如梦。而雨中的克山爱民湖，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被烟雨笼罩，似一幅浓淡相宜的七彩画卷，美不胜收。宽阔的湖面上，白鹅红掌拨水，小鸟轻轻掠过。远处含烟的柳枝，浮动在一幅山水画中，似乎在等待着仙人的出现，凌波微步，在柳叶间穿行。湖水四周的高层楼房，静静地倒映在镜子般的爱民湖中，微风拂过，细雨斜织，湖水便被惊扰了容颜，楼房在水中轻轻地荡漾。

烟雨下，荷花婷婷玉立，出污泥而不染，像一个高傲的公主身披轻纱，微风拂过，摇摆着秀美的身姿。

鱼儿美哉悠哉。回廊下荷花间，涟漪一层层地扩散开来，红色、金色、黑色的鱼儿不停地跃出水面，打碎了片片轻雾！

回廊上，偶有悠闲的美少女撑着伞莲步轻移；仙风道骨的爷爷舞动长剑 气定神闲；一个穿着彩色雨衣的孩子，手儿牵着爸爸妈妈，咯咯咯的笑声撒满天空……

偶尔驶过一条小船，烟雨中飘飘荡荡，身后留下缕缕轻烟。梢公时不时手搭凉棚远眺，举手投足间透着一份洒脱。树木、荷花、小鱼、游人，烟雨蒙蒙中构成了一幅美景，真是“舟行碧波上，人在画中游”啊！

今天的雨不大，一把小伞足矣。惬意间，钻进一条曲折蜿蜒的小巷，徐徐前行。看不清对面雨伞下的行人，也不考虑自己去往何处，扶着饱经风霜的墙壁，脚踏一块块虎头方砖铺就的小路，悠闲地踱着步。

天边的残阳完全没入西山，点点灯火在家家户户点亮。饭菜的香味从一个个门缝中挤出来，孩子们天真的笑声，小媳妇的窃窃私语，汉子们的划拳行令，打破夜色的宁静，使一条条小巷多了十足的烟火气。

额角似乎渗出了细密的汗珠，便轻扣路过的一扇小木门。无人应声，轻轻一推竟开了。我坐在屋檐下，伸手处一个个小精灵在手掌上滚动跃动。雨细细密密，在天地间织成一张柔柔的网，于是一份爱从心底缓缓流淌，向四下漫延。

夜渐浓，烟雨濛濛的七色美景，转化成水墨丹青。从小院中走出继续前行。突然想起，多年前，读大学时一次放假回家的场景。赶到家里，家里却没人。肚子里咕咕咕地叫起，于是寻一小酒馆坐下，点了两个小菜一壶浊酒，自斟自饮起来。间或合上双目，竖起耳朵仔细聆听雨声。

听雨与看雨截然不同。这雨，时而似笔尖划过纸面，沙沙做响；时而如少女落泪，淅淅沥沥；时而传来阵阵珠落玉盘的铿锵；时而哗哗作响，大雨倾盆而至，于是整个世界都甘于臣服其下。闭上双眼尽情地享受这悦耳动听的音乐，边听边想：“这音乐到底像什么呢？似琵琶，如电琴，仿古筝，或者是上述乐器的协奏曲，应该只有先天圣人或仙居隐士才能听到的声音吧……

夜深人静，在小酒馆住下。点亮一盏灯，忽感风起，于是关上窗，雨声喑哑，似在轻诉，更显出人世间的宁静幽远。把心交给一杯清茶和窗外跳动的雨滴，让世俗与争斗一点一点远去。

听，雨打纱窗，静谧安宁，功利之心渐渐变得温婉、平和。于是忽然参透了些许禅意来：人生在世，坎坷常伴，但仍要心存感念。一切失去的，原本就不属于自己，何必忧心忡忡，贪得无厌？放下、放手、放开，释然之后，方得知最好的心境是雨落轻轻。

午夜时分仍难以入眠，聆听落雨声声。悠悠天地间，让珠圆玉润的雨滴悄悄地滴落吧，烟雨间，我枕着落雨声渐渐睡去，单单与爱相伴到天明……

龙头新闻APP妙赏频道
更多内容请关注

风物

又见呼兰河

□洪丽

呼兰河畔。洪丽摄

说来惭愧，背井离乡二十载，回家的日子屈指可数，而且每次都来去匆匆。名义上是探望父母，除去走亲访友，同学聚会，陪伴父母的时间少之又少。应酬结束，总算安定下来，我又要去呼兰河边看看。母亲虽不反对，也没阻拦，只像是自言自语却又不解地说：“河边有什么好看的呢。”

而我像是为着赴一个约会似的，一大早就来到河边。北方的十月，已是深秋。天气虽晴，还是泛起丝丝寒意。河沿两旁的人行道被拓宽了许多，斜坡浇筑了水泥，路面铺上青砖，干净又宽敞，行道树的叶子已经开始由绿变黄。

我满怀喜悦，热切地走来，直到双脚踩在松软的泥土上，悸动的心绪才稍稍平静下来，像久别重逢的故人，握手觉得流于形式，显得过于生分，想要亲切的拥抱又觉得有一种疏离感横亘在彼此之间。我们就这样深情地对视、热烈地凝望。

我迎着秋风，站在河边远望，天光微明，天空和河面茫茫然呈黛蓝色。对岸尚在沉睡，而这边的街道已经醒来。小鸟在河边杨树的枝头上啼啭，晨光仿佛在清脆婉转的鸟鸣声中涌上河面来了。

河面水雾已经消失，曙光充溢着四方。庄严之极，平和之至。天空像是由藏蓝、宝蓝、蔚蓝、淡蓝到白蓝过渡成渐变色的帘子，悬挂在那里。河面映衬出自己的脸孔也变得碧蓝。倘若假寐片刻，那梦也许是蓝色的。

蓬蒿和野草临水而立，或交织在寒冬枯寂的田野里，干枯泛黄。或孤立，或丛生，摇曳于清风之中，满含着露水，在朝阳里闪耀。

一阵萧风，遍野芒草沙沙作响。声如人语。伫立片刻，语声戛然停歇，只剩下一片寂静，周围仿佛空无一物。正当我心清如水的时候，不知打何处传来清越的响声，萧萧而起，飒飒满目。时值深秋，河水瘦缩，部分河床裸露，近乎干涸的细流，依然打小丘中间穿行，蜿蜒曲折而下。啊，这就是呼兰河流水的声音吧。再向前行，堤上的芒草渐渐稀疏起来。堤外东西数余里，茫茫一片。

此时，河面上空已经变成一片蔷薇色。一河波光，洗去了心底的阴霾。当年的呼兰河，曾是我理想的天堂，梦中的王国。无论是芳草萋萋的春日，绿树浓阴的盛夏，“晓来谁染霜林醉”的深秋，抑或漫天飞雪中无际的洁白宁静，四时佳兴，皆是生命中永不再来的美好。

我就这样缓缓地沿着河边行走，河面宽阔，目光越过对岸的蓬蒿、蒲草、白杨树，倚在某棵树上。那一片片青色的、紫色的，高不过两米，粗不盈几厘米的柳条林，一丛丛、一簇簇，你挤我挨、蓬蓬密密的矮小灌木，自然生长，无需人为呵护，却能够在江边、河畔自由生长着。当年，一群孩子成帮结对带着铁夹子在林下捕鸟；或带着网兜在水中捕鱼；玩累了大家调皮地割下柳枝，用刀截成一段一段，轻轻割开一个豁口，用手轻轻转动，前端的柳皮便慢慢脱落下来，做成柳哨，放在口中，便吹出清脆、悦耳、动听的声音。

轻轻迈动脚步，怕惊飞所有栖息的往事。在那一河粼粼波光中，时间自动跳转。旧时的记忆，忽就全如闪电似的苏醒过来。首先浮现的，是昔日老屋房后茂密的杨树林，月光如水的乡间小路，一群少年围着火炉烹茶煮水，促膝长谈的暖夜，十几岁的小孩子在雪地上奔跑的情景，就这么把自己跑成人到中年。回头一看，才发现童年时光都是清澈透明的，抖一抖，除了风沙、泥泞、满天飞雪，少不了也有两三片花瓣从书页里掉出来。

在河边站着看了很久，当意识到时光在悄然流逝后，心里莫名伤感。往回走的路上，我忽然想起十五岁那年的一个夜晚，与三个好友结伴去小店买糖果，四人唱到的《流水》的歌词：

门前一条清流
夹岸两行垂柳
风景年年依旧
只有那流水总是一去不回头
流水哟，请莫把光阴带走……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资料片

克山县爱民湖。